

第六章 結論

90年代是同志小說興起的年代，在男同志小說的書寫上，作家紛紛關注到與同志密切相關的隱／現主題上，也藉由隱／現內容的鋪陳，討論同志身分的建構、性向的偽裝／暴現。

小說裡主角的身分歷經壓抑、惶恐、衝突再到認同確認，經由一連串的變動，重新省思過去社會所加諸的性別取向，知覺內在同志情慾的騷動與浮現，建構全新的自我身分。雖然性別認同屬於內在心理的範疇，但因為性別身分將延伸到愛情、婚姻等議題，故在這過程中主角仍時時須與外界周旋，在自我與社會的拉鋸中，承認同志身分。由於社會是以異性戀為中心，在傳統的二元對立下，要拋棄原有的異性戀框架，轉入同志認同，勢必遭逢外界的側目與壓力；就連主角得知同志情慾的初期，同樣感到惶恐與不安，深怕被社會所否認與歧視。因此，小說中男同志的身分認同不是一帆風順，反而在驚濤裂岸中，建立起身分的據點。在這過程中，主角大抵是處於隱身的狀態，一方面是未清楚掌握內心的情慾動向，由於全無經驗，初期的同志傾向，讓人一時難以接受；一方面是認同的過程中，自我亦清楚感受社會對男同志的觀感，以致書中主角通常先對外界隱藏同志傾向，等待自我的辯證。

隨著自我身分的明晰，同志主體或許藉由愛上同志對象，來認識或確認體內的同志情愫，因此開始有暴現自我情慾的需求與機會，藉由戀情再次思考同志的位置與主體。同時我們也發現，雖然主角的認同有一歷程可循，但並非永遠是單向發展，沒有交集或變動，有時雖然正與人熱戀，但仍對自我身分感到質疑與不認同，對未來感到憂心；有時雖已確認同志身分，但因仍持續感受到外界的壓力，而對現身示愛卻步，內心衝突不安。然而在認同過程中，越趨向建構完整時，現身的機會與次數也越來越多，只是並非每次都是主角主動的現身，在外界的好奇與窺視越來越積極下，常發生強迫曝光的情形。小說中的男同志便是如此在認同過程中從壓抑到肯定，由隱身的狀態過渡到現身出櫃。

面對性向的完成，愛上同性的男子就成為男主角的唯一選擇，心中的性傾向明確對女性不感興趣，男子才是心之所好。我們可發覺到，性向建構完成時，主角將面臨更多隱／現的問題，也就開始有「進入衣櫃」、「若隱若現」與「走出衣櫃」的情形。主角在面臨異性戀體制的強大壓力下，通常採取偽裝的策略，隱藏同志性向，融入一般人的生活，讓外界無法得知其內心的性傾向。偽裝性向，進入衣櫃幾乎是小說男主角的共同經驗，由於擔憂出櫃後將會面臨社會的污名化與

歧視，使得主角先隱藏起同志性向；同時異性戀體制預設所有人皆為異性戀者，也是將主角推向衣櫃的幕後黑手。當遇到喜愛的男子，內心的情慾湧現時，就會有向對方現身的需求，以期待愛情的到來。抑或許多白天隱身於各行各業的男主角，等到夜晚或圈內聚會時，才卸下無形的面具，享受同志情慾的歡愉。在考慮暴現性向時，小說中的男主角如能掌握主動權，選擇適當的時機向他人公開同志性向，多能得到對方的接納與認同；如遭到強迫曝光或意外被揭發，則往往對主角帶來痛苦與傷害。因此，主角多採取偽裝隱藏的策略，只選擇性的對信任的朋友、情人現身；對家庭、社會仍隱藏性向，偽裝心中的性傾向。

透過分析作家對人物心理、情節、場景的設計，也可了解當隱／現情節出現時，主角的心情呈現截然不同的對比，由於隱藏時必須壓抑、違逆自我的認同，心情是抑鬱、愁苦的；現身時則帶來正面、肯定的效果，為生活帶來活力。小說中的情節也隨著隱／現而有不同的鋪陳，書中的人物從隱藏偽裝登場，再伺機而現。同時主角多有離家遠行的情節，此類的設計隱含在面對社會壓力之下，出走反而能讓自己的性向多一點寬廣的空間。最後，作者所安排的社會場景，無非暗指出異性戀體制對同志的嫌惡與排斥，使主角在身分建立、情慾產生、戀情發展等層面，均受其影響，無法公開上演同志情慾。社會背景讓同志情慾必須摸黑進行，利用夜色昏暗的場景，偷渡心中的情慾。

近一步分析男同志小說在處理隱／現主題的獨特性時，可發覺在隱藏性向上的壓力往往與家庭有密切的關係，男主角在面對家庭時，始終仍無法跨越。例如：《愛染》中的培安，父親至死都不知他心中的同志性向；《男身》中的桂和面對父母期望，選擇離家，逃避家庭壓力；《天河撩亂》的時澄，只有變性的姑姑成蹊能與之對談心中的壓抑，其他家人在他面臨性別認同的衝突時均缺席。此外，小說中也不斷出現家人得知主角同志身分時的各種反應，衝突、拒絕、逃避、傷心、震驚等等，無一接納主角的性向。當主角向朋友、喜愛的對象暴現性向時，都會獲得正面接納與認同的經驗，唯獨向家人出櫃時，所得到的反應全是負面，連家人的關懷或傾聽都未在小說中看見，在在指向家庭仍是男同志最難挑戰的一道關卡。由於傳統家庭往往與父權主義結合，無形中更強調傳宗接代與生殖意義的必要性，此項結合讓男同志在家庭中備感壓力，尤其當面對父親時，壓力更是巨大。《荒人手記》的阿堯雖然大膽現身，一生為同志權利而奮鬥，但在作者的安排下，並未見到從小就在家庭中缺席的父親現身；如果父親尚在，阿堯是否仍有如此作為，則令人懷疑。

在現身的主題上，也可發現男同志的現身經常是從情慾開始，藉由性愛的激情與情慾的探索，再次確認同志性向，也順勢暴現原本隱藏、蟄伏、偽裝於內心的性別認同。例如：在隱／現兩極穿梭來回的同志，經常以挑逗、試探對方的

生理反應，來低調的暗示或探詢性向；當同屬同志性向，兩人的首次現身，也多以性愛開場，無須言語，情慾自然傾洩而出。小說家所描述的激情性愛並未給人負面的觀感，反而體會到性愛的美好，主角耽溺其中，放蕩、狂野的情愛，彷彿一場競技的展現。

基於以上的研究脈絡，筆者提出兩點結論。

一、無法跳脫二元對立的框架

90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的書寫，均以「異性戀體制」為假想敵，尤其在處理隱／現主題時，在在顯示「異性戀體制」於整個故事中對主角的箝制與干預。在主角的認同過程裡，壓抑、衝突、不安等負面經驗都來自它的影響，而小說家透過與其對抗或受迫害的過程，凸顯同志主體的意義。同志性向的隱／現，進出衣櫃的抉擇，也都與異性戀體制脫不了關係，它可說是衣櫃形成的幕後黑手，並持續監控衣櫃內的同志。男主角得來不易的愛情，往往也因它的壓力而顯得崎嶇難行，雖然有時仍期待未來、相信愛情的力量，但異性戀體制對主角的污名處理始終存在。書中的人物或以受害者／控訴者／對抗者的身分出場，和異性戀體制周旋、抵抗，透過小說家的書寫讓讀者感同身受，體會同志的悲苦與委屈，並進而思考異性戀體制的正當性，而能達到動搖的機會，大有為男同志平反的目的。

然而筆者認為，雖然小說人物以「異性戀體制」為其假想敵，與其挑釁、對抗、或是被迫屈服等，但最後仍是在「異性戀體制」的根基中打轉，未能跳脫這個二元對立的思考。小說雖試圖顛覆這個文化建置，但同樣可能陷入其中；由於小說不斷的挑戰這個建置，也就必須持續維持這個假想敵的存在，「異性戀體制」甚至隨著主角的認同、性向確認而共同壯大。當男同志確認性別認同，正向看待自我身分時，異性戀體制並未因此而傾倒或動搖，它依然存在，反而繼續逼迫男主角走進衣櫃，偽裝成異性戀者，不敢公開性傾向。所以，書寫時所設定的假想敵，一直存在於小說中，並持續影響書中的主角；小說反而繼續維持二元對立的框架，執著於其中，男主角並未開創更美好、穩定的生活。小說家在創作時，或許顛覆「異性戀體制」並不是創作的目的，而是寫實勾勒出這個社會現象，現實生活內男同志的成長過程、愛情生活仍無可避免受到「異性戀體制」的壓力；作家遂將它干預男同志的實景，書寫出來。然而小說既然具有虛構的本質，在創作時反而更可跳脫二元對立的框架，穿越虛實，尋找新的愛情模式。

二、期待去櫃化的文本

基於上述的分析，筆者認為與其以「異性戀體制」為假想敵繼續對抗、衝撞，不如期待日後的男同志小說能拋開隱／現的問題、衣櫃／現身的抉擇或進出，拋開家庭與父權束縛，直接書寫男男的愛情，完全自主的展現男同志的情慾、戀愛，更清楚、細緻的展現男同志的故事，回歸其本身的生活、情慾、愛情等題材書寫。也就是忽視「異性戀體制」的存在，雖然現今它依然穩固不變，但藉由聚焦同志愛情的描寫，跳脫它的壓迫，讓讀者更清楚同志的愛情，為未來可期待的愛情內容勾勒美好的願景，讓人感受到男男愛情的本質與實現的可能性。

跨越 90 年代後，2003 年 3 月 1 日至 19 日，白先勇先生於聯合報發表最新同志短篇小說〈Tea for Two〉。本篇小說以美國 80 年代愛滋病盛行為背景，敘述者羅雖為男同志卻因家庭壓力而逃離台北，避走紐約，並在「Tea for Two」酒吧邂逅了安弟，展開新的愛情生活。「Tea for Two」的兩位老闆，東尼與大衛更是從 15 歲起即相戀的同志愛人，兩人在曼哈頓開起酒吧，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，與此歡樂、追尋、相戀。不料安弟遭逢意外猝死，主角羅受不了打擊，隱居療傷了五年後，再度回到紐約，但熟悉的「Tea for Two」已人事全非，歇業轉手，許多常客感染愛滋身亡，東尼與大衛也正計畫為人生畫下完美的句點，直往歡樂天堂。本篇小說入選九歌《92 年小說選》，編者林秀玲曾分析此書人物說道：「這些人從不同地方遷徙到紐約，身上帶著身分認同與性別認同(他們即使自身的性別沒有認同問題，但他們的性別須取得他人、尤其是家人認同)的疏離，他們宛如〈謫仙記〉中的李彤，流落紐約異鄉……」。¹筆者認為本篇小說雖仍觸及身分認同、遷徙離鄉、家庭壓力等議題，但也帶出更多實現同志愛情的可能，貼近描寫情侶的愛情生活，例如：羅與安弟正逐步實現幸福，開始構築甜蜜的家庭，安弟搬來與羅同居時，還是由安弟的母親親自開車送安弟來的；東尼與大衛兩人相戀了大半輩子後，到了老年同樣面對重病的問題，東尼中風、大衛罹患愛滋，最後攜手親臨死亡，不離不棄。因此，本篇小說已開始脫離異性戀體制與二元對立的框架，呈現了男主角在面對悲歡離合的人生實景時，真摯不變的愛情。

既然小說帶有虛構的本領，在書寫的實現上，不僅可打破衣櫃的建置，去櫃化的文本也可期待。主角不再受到異性戀體制的壓迫，而將同志視為與一般異性戀者無異，異性戀者所遭遇的悲歡離合、人生百態，同志何嘗不是如此？期待小說的愛情故事，「王子與王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與「男婚男嫁」的情節亦能正常上演，甚至分手、離棄、生老病死的悲痛與不捨，也能濃縮為小說。

¹ 林秀玲，〈斷代橫剖繁花目眩的 2003 年小說〉，《92 年小說選》(台北：九歌文庫，2004 年)，頁 21。